

副词“本”的演变

李明

(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,北京 100732)

[摘要] 本文讨论副词“本”及其相应的复音词“本来”等的演变。这些副词都有追原义,基于后来的情况与之前有无变化,可分为[+对比]与[-对比]两种用法。“本”的追原义源于时间义“之前”。这个时间义,一方面可以发展出兼有篇章连接作用的用法,另一方面,又可以发展为具有人际交流功能的语气副词。Traugott(1982)归纳的“命题义>(篇章义)>自我表述义”只是简化的情形。因为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往往纠合在一起,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也常纠合在一起。如果一个词尚未完全虚化,兼有一定的概念功能,以及语篇功能,它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出人际功能;另一方面,如果一个词尚未完全主观化(即纯用为人际功能),兼有一定的概念功能,以及人际功能,那么,它也可能发展出语篇功能。

[关键词] “本”; 追原义; 语义演变

[中图分类号] H141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1-5442(2018)03-0002-14

一 引言

副词“本”“元”等都有原本义。比如:

(1) 本期善果,不知将来反获其殃。(齐·求那毗地译《百喻经》,4/545b)

(2) 元期三年,何因六载不归?(变文,《秋胡变文》)

能表达这类意思的词语,古汉语中还有“比、故、固、初、先、旧、近、幸”等单音词,以及“本来、元来(原来)^①、元本、本元、本自、比来、旧来、坐来”等复音词。其中最典型的是“本、元”,以及与之相应的复音词“本来、元来(原来)”。限于篇幅,本文只讨论“本”以及与之相关的复音词。

现代汉语“本来”“原来”的原本义,有追究原委、追根溯源的意味,简便起见,我们称之为追原义^②。

拙文(李明 2014)曾用语用推理的两条原则^③——“足量原则”(Q-Principle)与“不过量原则”(R-Principle)——来区分现代汉语副词“本来”的两种用法。比较:

(3a) 女排怎么输了?

——女排本来很强(,现在不行了)。

(3b) 女排怎么赢了?

——女排本来就很强。

“本来很强”怎么能回答两个意义相反的问题(暂不考虑(b)中“就”这个副词)?(3a)中,“本来很强”意味着:之前强,但只是之前强,现在不同了。这是典型的基于“足量原则”的推理:说p意味着仅限于p。追原义的这种用法,我们标记为“[+对比]”。(3b)中,“本来就很强”

意味着：不仅之前强，一直强。这是典型的基于“不过量原则”的推理：说p不仅仅只意味着p。这种用法我们标记为“[-对比]”。下文在分析具体用例时，将应用到这种区分。

二 “本”的演变

2.1 先秦的副词“本”

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木下曰本。”树之本（树根、树干）与末梢、枝叶相对，引申为名词义“根本、本原”，再由此引申为时间副词义“之前；原本”。

下两例，似乎还能看出名词义与副词义的关联：

(4)a. 三光者，阴阳之精，气本在地，而圣人统理之。（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）[名词/副词]

b. 此皆阴阳之精，其本在地，而上发于天者也。（《汉书·天文志》）[名词]

(5) 数者，一、十、百、千、万也，……本起于黄钟之数。（《汉书·律历志上》）

例(4a)、(5)分析为名词或副词似乎是两可的。

副词义在先秦还很少见。例如：

(6) 古者王公大人，为政于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富而得贫，不得众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乱，则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恶，是其故何也？（《墨子·尚贤上》）| 今天下之人曰：方今之时，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，而天下之所以乱者，何故之以也？子墨子曰：方今之时之以正长，则本与古者异矣。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。昔者圣王制为五刑，以治天下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，以乱天下。（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）[“正长”指行政长官]| 此六子者，无异于磔犬流豕、操瓢而乞者，皆离名轻死，不念本养寿命者也。（《庄子·盗跖》）| 夫不敢刺不敢击，非无其志也。臣有道于此，使人本无其志也。大王独无意邪？（《吕氏春秋·顺说》）

细味文义，(6)中诸例“本”还是“从根本上”的意思，是情状副词，^④尚不能等同于时间副词义“之前；原本”。但这个意思，似乎只见于先秦，后来就消失了。

但是下几例似是时间副词义：

(7) 若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赏誉不足以劝善，而刑罚不足以沮暴，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？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。（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）[“乡（繁体‘鄉’）”通“向（繁体‘嚮’）”。则不是与之前我所言“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”相同吗？]

(8) 苟可以明君之义，成君之高，虽任恶名，不难受也。本欲以为明寡人之薄，而君不得厚；扬寡人之辱，而君不得荣，此一举而两失也。（《战国策·燕策三》）

(9) 庄子妻死，惠子吊之，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“与人居，长子老身，死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”庄子曰：“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独何能无慨然！察其始而本无生，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，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。……”（《庄子·至乐》）

(10) 夫昭昭生于冥冥，有伦生于无形，精神生于道，形本生于精，而万物以形相生。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

例(7)“本”与“乡（通‘向’）”义近，义为“之前”；例(8)义为“原本”，表追原，带有“[+对比]”的特征；例(9)(10)义为“原本”，表追原，带有“[-对比]”的特征。^⑤

2.2 先秦之后的副词“本”

“本”作为副词，成熟于汉代。下面分别讨论“本”的时间副词“之前”义，以及表追原的“原本”义。

2.2.1 时间副词“之前”义

下面的例子,都只是单纯的时间副词“之前、当初、原先”义,近义于“前、初、先”;这个意思,本文统称为“之前”义:

(11) 竟不易太子者,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(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)[终究没有改易太子,是留侯当初招此四人之力]

(12) 人或说右丞相曰:“君本诛诸吕,迎代王,今又矜其功,受上赏,处尊位,祸且及身。”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,左丞相平专为丞相。(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)

(13) 长史欣者,故为栎阳狱掾,尝有德于项梁;都尉董翳者,本劝章邯降楚。故立司马欣为塞王,王咸阳以东至河,都栎阳;立董翳为翟王,王上郡,都高奴。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

(14) 灌婴在荥阳,闻魏勃本教齐王反,既诛吕氏,罢齐兵,使使召责问魏勃。(《史记·齐悼惠王世家》)

(15) 本用吾言,羌虏得至是邪?(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)[如果之前采用我的话……]

(16) 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,上欲诛之,印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籥笔事孝武帝数十年,见谓忠谨,宜全度之。(同上)[“印”为人名]

(17) 我本学婆罗门事时,于空中见佛,有三十二相诸种好。便举言:“若当学?若当事?”(支娄迦讖译《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》,14/438b)

(18) 太子睹妻哀恻尤甚,而谓之曰:“吾本盟尔,隆孝奉遵。吾志大道,尚济众生,无求不惠,言誓甚明。而今哀恻,以乱我心。”(吴·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,3/10a)[“遵”通“尊”。见方一新、王云路(1993:5)]

(19) 夫死而得生,欣喜无量,则不如向无死也。让爵辞禄,以钓虚名,则不如本无让也。(《抱朴子(外篇)·诘鲍》)[此例“本”与“向”对举]

(20) 本所以疑,正为此耳。(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)

(21) 本受命者,指绿珠也,未识孰是?(《世说新语·仇隙》)[我之前接受(孙秀的)命令,指名要绿珠,不知哪个是她?]

(22) 复经数日,王转平复。其师请辞,欲还本国。……适至本国,见有群象。……小复前行,见其本舍,高堂重阁,殊异本宅。……从见象马及入舍内,皆知是治王病功报所得。便自追恨:本治王病,功夫少也。(道略集、失译《杂譬喻经》第16喻,4/526a-b)

值得注意的是,上述只宜理解为“之前”义的例子,在中古之后就极少见了。比如我们在唐五代口语性较强的8种文献中^⑥,只发现下面几例:

(23) 吾本来唐国,传教救迷情,一花开五叶,结菓自然成。(《坛经》)

(24) 大德本离孺中,抛却父母出家,为什摩事?莫因循,莫犹预,虚度光阴。(《祖堂集》卷十九,香严和尚)

(25) 吾本闻佛,将谓独一,今始返照心源,有情皆尔。(《祖堂集》卷十六,古灵和尚)[注意不是“本将谓独一”]

2.2.2 表追原的“原本”义

“之前”义与“原本”义的相同点在于:它们都指向过去的时间;不同点在于:“原本”义表追原,这是“之前”义所不具备的。上文例(11)-(25)不宜理解为追原义,但是下面的例子,则应该理解为“原本”,有追原的意味:

(26) 尉佗之王,本由任器。遭汉初定,列为诸侯。(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)[尉佗能称王,原本由于任器。]

(27)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,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,弗革。(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)[出现于表原因的小句]

(28) 齐王自杀无后,国除为郡,入汉,主父偃本首恶,陛下不诛主父偃,无以谢天下。(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)

(29) 朱买臣难诎弘,遂置朔方,本偃计也。(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)[“弘”指公孙弘,“偃”指主父偃]

(30) 事下考案,倡辞,本为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。(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)[倡女自我辩解,原本为王教修靡夫人望卿(人名)之弟都(人名)歌舞]

这些例子,“本”出现的小句或者表缘由,或者为辩辞,追原义是很明显的。不过,这几例还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由此可以看出与“之前”义的关联。

有的例子,到底有无追原的意味,不好判断。如果认为没有,则可以理解为“之前”义;如果认为有,则可以理解为“原本”义。例如:

(31) 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,斩恢。(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)[之前/原本倡议用兵却不进军]

(32) 怀公故大臣吕省、邰芮本不附文公,文公立,恐诛,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,杀文公。(《史记·晋世家》)

(33) 严助及伍被,上欲释之。汤争曰:“伍被本画反谋,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,乃交私诸侯如此,弗诛,后不可治。”(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)[“汤”指张汤,“助”指严助]

(34) 元平元年,昭帝崩,亡嗣。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,群臣议所立,咸持广陵王。王本以行失道,先帝所不用。光内不自安。(《汉书·霍光传》)[“光”指霍光]

(35) 方进本与长深结厚,更相称荐,长陷大恶,独得不坐。(《汉书·杜周传》)[“方进”指故丞相翟方进,“长”指淳于长]

有时,到底应理解为“之前”义还是“原本”义,需要甄别。比较:

(36) 乃曰:“怀王者,吾家项梁所立耳,非有功伐,何以得主约!本定天下,诸将及籍也。”乃详(通“佯”)尊怀王为义帝,实不用其命。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)

(37) 于是上曰:“本言都秦地者娄敬,‘娄’者乃‘刘’也。”赐姓刘氏,拜为郎中,号为奉春君。(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)[司马贞《索隐》:“案:张晏云‘春为岁之始,以其首谋都关中,故号奉春君。’”]

以上两例都有追原的意味,宜理解为“原本”,而不仅仅是“之前”。比如例(36)是说:原本定天下的,是诸将和我;(37)是说:原本首倡定都秦地的是娄敬。当然,这类例子如果说成“定天下,本诸将及籍也”“言都秦地者,本娄敬”,似乎更接近“原本”义的语感;否则,像(36)、(37)一样,则很容易被理解为“之前”义。这正好反映这两个意义之间的联系:也许“原本”义一开始就是出现于“之前”义的位置,前者正是由后者发展而来。

(38) 彭越本定梁地,功多,始君王以魏豹故,拜彭越为魏相国。(《史记·魏豹彭越列传》)

(39) 高帝闻之,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,齐人贤者多附焉,今在海中不收,后恐为乱,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。(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)

这两例似乎没有追原的意味,因此可以只理解为“之前”。

由上面的分析,可以推断:表追原的“原本”义是由表时间的“之前”义发展而来的。

“之前”义,只要上下文显示情况与之前有了变化,就是“原本”[+对比]义。例如:

(40) 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,斩恢。(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)[之前/原本倡议用兵却不进军。]

同例 31]

(41) 项王怒,烹陵母。陵卒从汉王定天下。以善雍齿,雍齿,高帝之仇,而陵本无意从高帝,以故晚封,为安国侯。(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)

(42) 宋虽灭,本大国,故自为分野。(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)

例(40)下文“而不进”显示情况有变化,例(41)(42)上文“陵卒从汉王定天下”“宋虽灭”显示情况有变化。故都可以理解为“原本”[+对比]。

“原本”[+对比]义又可分为三种情况:

一是表示“本”之后的命题只是之前的事实,但后来有了变化,后来的事实与之前相反。隐含的意思是“之前如此,后来不如此”。如上三例,又如:

(43) 本姓姜氏,从其封姓,故曰吕尚。(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)

(44) 霍将军者,本居平阳(自)[白]燕。(《史记·三代世家》褚少孙补文)[“霍将军”指霍光]

(45) 陈丞相平少时,本好黄帝、老子之术。方其割肉俎上之时,其意固已远矣。(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)[陈平初为社宰,“分肉食甚均”,逐步成为谋士,则离其本衷。因道家禁阴谋]

二是表示后来的事实与之前的意愿、打算、想法等相反,即表示“事与愿违”或“不合预想”,其后有“欲、期、图、谓”等表意愿或认知的主动词。例如:

(46) 我本不欲来,诸生强劝我,竟为竖子所辱!(《汉书·儒林传·王式》)

(47) 且除肉刑者,本欲以全民也,今去髡钳一等,转而入于大辟。以死罔民,失本惠矣。(《汉书·刑法志》)

(48) 荆轲入秦之计,本欲劫秦王生致于燕,邂逅不偶,为秦所擒。(《论衡·定贤》)

(49) 本谓龙火,定是佛光。(昙果共康孟译《中本起经》,4/150b)[本以为是龙火,却是佛光]^⑦
汉代这类用法中的主动词还很有限,我们只发现了“欲、谓”。

三是表示与可能或当须发生的情况相反,即表示“事与理违”或“不合预想”,其后接表示“可以、可能、应该”等意义的情态动词。汉代这类用法的实例也很有限,例如:

(50) 霸者,王之弊也。霸本当至于王,犹寿当至于百也。不能成王,退而为霸。(《论衡·气寿》)

注意在第一种情况中,是“本”所在的小句表述的命题与后来的事实不符。而在第二种用法中,是主动词之后的包孕子句所表述的命题与后来的事实不符,比如例(49)“本谓龙火”,是“谓”(这里义为“认为”)之后的判断小句(省略了主语和系词)“(光是)龙火”与后来的事实不符。“欲、谓”本是“非叙实动词”(non-factive verbs),也就是说,其后的命题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。但是,“本”加在它们之前,使“欲、谓”之后的命题变成了“反叙实”(counter-factual)的,也就是说,与事实相反。所以,例(49)中的“谓”这时也可以理解为“以为”。第三种用法中,是除去情态动词,小句表述的命题与后来的事实不符^⑧,比如例(50)“霸本当至于王”表示“霸至于王”不符事实。情态动词也是表示非现实,其所在小句的命题不一定为真;加上“本”之后,该命题成为反叙实的,也就是与事实相反。

这三种情况,有一个共同点:都表示与后来的事实相反。因为表示与后来的事实相反,所以“本”所在的小句语义常常不自足,其后常有其他小句来承接或转折,表示发生了某种变化。比如例(43)“本姓姜氏”之后有“从其封姓,故曰吕尚”来承接,例(49)“本谓龙火”之后有“定是佛光”来转折。有时,“本”所在的小句单独出现,但可推测出有一个对比的意思没有说出来,如例(44)“霍将军者,本居平阳白燕”,不言而喻,霍光后来并不生活在老家。因此,这类“本”虽然都是时间副词,但兼有关联副词的功能。

第二种用法,实际表示违反主语(“句子主语”)的预期,比如例(48)“本欲劫秦王生致于燕”表示事后的结果违反了荆轲的预期。第三种用法,实际表示违反叙述者/说话人(“言者主语”)的预期,比如(由于第三类用法在汉魏六朝实在少见,这里再举两例):

(51) 臣本₁当迎大驾,知曹操忠孝,奉迎都许。(《三国志·魏志·张邈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)

(52) 乔本₁当还成都,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,思惟宜同荣辱。今使乔督五六百兵,与诸子弟传于谷中。(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亮与兄瑾书》)[“乔”指“诸葛乔”,本是诸葛瑾之子,后过继给诸葛亮]

例(51)句子主语与言者主语重合,所以难以分辨到底是违反哪一种预期。但如果说“这个东西本不该丢”,显然不是违反了句子主语的预期,而是违反了叙述者/说话人(“言者主语”)的预期。

上面“本[+对比]”的三种情况即:

一、后来的情况与之前的情况相反。

二、事与愿违或不合预想,表示违反主语的预期。

三、事与理违或不合预想,表示违反叙述者/说话人的预期。

有时难以区分是第一种还是第三种情况。因为“本”涉及的是之前的情况,有时很难说是纯事实还是有一个推断在里头。这里举两个现代汉语“本来”的例子来比较:

(53) 别像处里的那些女同志,本₁来很有前途的,生了孩子就全完了。(王朔《过把瘾就死》)

(54) 你本₁来可能还有点出息,一结婚全毁了。(王朔《浮出海面》)

例(53)是第一种用法,例(54)是第三种用法。实际却很类似。

“之前”义如果表示过去以来,情况都没有改变,一直都是事实,则是“原本”[-对比]义。例如:

(55) 禹之行河水,本₁随西山下东北去。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,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(《汉书·沟洫志》)

(56) 巡狩本₁不至会稽,安得会计于此山? (《论衡·书虚》)

(57) 孝昭皇帝,武帝少子也。母曰赵婕妤,本₁以有奇异得幸,及生帝,亦奇异。(《汉书·昭帝纪》)[后有“亦”表类同]

(58) 律谓武曰:“副有罪,当相坐。”武曰:“本₁无谋,又非亲属,何谓相坐?”(《汉书·苏武传》)[卫律对苏武说:“你的副手有罪,你当连坐。”苏武说:“我本来没有谋划,又非其亲,说什么连坐?”这是用于递进复句]

注意例(57)、(58)中,“本”出现于表类同或递进的复句,其后有“亦、又”呼应,显示不仅情况没有改变,一直都是事实,甚至变本加厉或者更进一步。

以上四例,“本”所在的谓语是有界的(telic),还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。有的“原本”[-对比]义,其所在谓语是无界的(atelic)(表活动或状态),还原为“之前”义已讲不通,而是隐含着“向来、素来”的意思,非得还原为“之前就”不可。例如:

(59) 苍本₁好书,无所不观,无所不通,而尤善律历。(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)[“苍”指张苍]

(60) 孝惠、吕后时,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。孝文时颇征用,然孝文帝本₁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,不任儒者,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,故诸博士具官待问,未有进者。(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)[孝文帝虽“稍用文学之士居位”(此张守节《正义》语),但他原本好刑名之学,故儒士仍不被重用]

(61) 匈奴之俗,本₁上气力而下服役,以马上战斗为国,故有威名于百蛮。(《汉书·匈奴传》)

(62) 然敞本治春秋,以经术自辅,其政颇杂儒雅,往往表贤显善,不醇用诛罚,以此能自全,竟免于刑戮。(《汉书·张敞传》) [“敞”指张敞]

(63) 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(任)[任]德教,且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!(《汉书·元帝纪》)

(64) 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,有礼义之家也。持正六年,未尝有过,明习于事,敏而疾见,出公门,入私门。宜赐爵关内侯,引其兄弟以为诸曹。(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)

(65) 然君初入关,本得百姓心,十余年矣,皆附君,尚复孳孳得民和。(《汉书·萧何传》) [然您初入关以来,本得民心,十余年了,民皆附君,而您尚还孜孜于得民亲附]

(66) 望之、堪本以师傅见尊重,上即位,数宴见,言治乱,陈王事。(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) [“望之”指萧望之,“堪”指周堪]

(67) 宁少恬静,常笑邴原、华子鱼有仕宦意。及歆为司徒,上书让宁。宁闻之笑曰:“子鱼本欲作老吏,故荣之耳。”(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注引《魏略》) [华子鱼(华歆)本来就想作官,他当然以之为荣了。“宁”指管宁]

再看几例:

(68) 郑国,今河南之新郑,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。及成皋、荥阳,颍川之崇高、阳城,皆郑分也。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,食采于宗周畿内,是为郑。(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)

(69) 本中谒者令史立、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,但与隆连名奏事。(《汉书·毋将隆传》) [“隆”指毋将隆]

(70) 本吴粤与楚接比,数相并兼,故民俗略同。(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) [出现于因果复句,“本”的追原意味明显]

(71) 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,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今雍廊、密、上下畴,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,非礼之所载术也。(《汉书·郊祀志》)

这几例“本”也都是“原本”[-对比]义,但出现于主语之前(前三例在句首;最后一例不在句首,其前有话题,但仍在主语之前),而不是谓语之前。这是特别之处。其中,例(68)(69)(71)“本”还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;但例(70)隐含“向来、素来”义,不能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即不是“之前吴粤与楚毗邻”,而是应还原为“之前就”,即理解成“吴粤与楚之前就毗邻”。

下面几例“本”[-对比]只是强调业已存在或为人熟知的事实,既不能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也不能还原为“之前就”(义近“向来、素来”),与“之前”这个时间义已没有关联,这时它宜视为语气副词,略近于“从来”义:

(72) 夫贤者,君子也;佞人,小人也。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,取舍不同。(《论衡·答佞》)

(73) 譬如造作海中大船,所以者何?作欲度贾客。船亦不作是念言:“我当度人。”何以故?船本无念故。(支婁迦讖译《道行般若经》,8/466c) [船本来就没有思维]

这里“本”后的谓语既无起点,也无终点(无终点即是无界的)。

比较上两例与下两例:

(74) 朱买臣难诎弘,遂置朔方,本偃计也。(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) [“弘”指公孙弘,“偃”指主父偃。同例 29]

(75) 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,有礼义之家也。持正六年,未尝有过,明习于事,敏而疾见,出公门,入私门。宜赐爵关内侯,引其兄弟以为诸曹。(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) [同例 64]

例(72)“君子与小人本殊操异行”、例(73)“船本无念”主语为通指,整个小句既无起点、

也无终点,故“本”与时间义无关。而例(74)“本偃计”既有起点,也有终点(与一个已发生的事件“遂置朔方”相关),例(75)“石显本山东名族”主语为定指,一个家族不可能从来都是名门望族,故“本山东名族”虽无终点,但仍然能够唤起一个起点。故后两例“本”似仍有时间意味:例(74)仍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例(75)可以还原为“之前就”(近于“向来、素来”义)。

下三例“本”[-对比]表示推断或评估:

(76) 徒见问耳,且犹羞之,况设诈以伐吴摩? 繇此言之,粤本无一仁。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[柳下惠只是被问以伐齐之事尚且引以为羞,何况设诈以伐吴呢? 由此言之,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仁者。]^⑨

(77) 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,相习以鼻饮,与禽兽无异,本不足郡县置也。(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)

(78) 虽万全无患,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(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)[就皇帝狩猎言]

例(76)由“繇此言之”可知,“本”所在小句是一个推断,而不是对事实的陈述。后两例有情态动词“足”(义为“值得”)、“宜”表示评估。此类“本”也没有时间的意味,只能视为语气副词。

实际上,仍含有时间义的“本”[-对比]如果出现于否定、反问、感叹等,而不是一般的陈述,语气的意味就会增加。比较:

(79) 禹之行河水,本随西山下东北去。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,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。(《汉书·沟洫志》)[同例 55]

(80) 巡狩本不至会稽,安得会计于此山?(《论衡·书虚》)[同例 56]

前一例是肯定句,而后一例出现于否定句,后一例“本”表语气的意味较前一例更为明显,略近义于“从来”。

(81) 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,有礼义之家也。持正六年,未尝有过,明习于事,敏而疾见,出公门,入私门。宜赐爵关内侯,引其兄弟以为诸曹。(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)[同例 64、75]

(82) 新都哀侯小被病,功显君素耆酒,疑帝本非我家子也。(《汉书·王莽传下》)[“耆”通“嗜”。新都哀侯(王莽父)生病时,功显君(王莽母)嗜酒淫逸,怀疑帝(王莽)本非我王家之子。]

后一例出现于否定句,“本”兼表语气的意味较前一例更为明显。

现在的问题是:追原义副词“本”到底如何归类,是时间副词还是语气副词? 笔者倾向于把有“[+对比]”特征的追原义“本”归入时间副词。因为这些“本”仍都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而且,“始、乡(向)、前、曩、昔”等有“之前”义的时间词,并未成为典型的追原副词,即一般并不认为它们有“原本”的意思,但它们也有[+对比]的用法,例如:

(83) 始我于人也,听其言而信其行;今我于人也,听其言而观其行。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

(84) 乡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宫室之美为之。乡为身死而不受,今为妻妾之奉为之。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|向是云霞里,今成枕席前。(王维《投道一师兰若宿》)

(85) 秦所为急围赵者,前与齐愍王争强为帝,已而复归帝。(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)

(86) 寡人曩不知子,今知矣。(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)[引自杨伯峻、何乐士 1992: 228]

(87) 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邲,今臣得矣。(同上)

可见, [+对比] 并不能保证“本”是语气副词。既然“始、乡(向)、前、曩、昔”是时间词,那么,带有“[+对比]”特征的追原义“本”也仍可以视为时间副词。

至于带有“[-对比]”特征的追原义“本”,笔者倾向于把它们都处理为语气副词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:这些例子在对译为现代汉语时,都可以再附加表语气的“就”。当然,它们是否还包

含有时间的意味,要视具体情况:有的还含有“之前”义,有的还含有“之前就”义(略近于“向来、素来”义),有的已完全没有时间义。还有一种处理方式是把还含有时间义的这类“本”处理为时间副词兼语气副词(参照董志翘、蔡镜浩(1994)对于“比/比来”“近”的处理),只把已不含时间义的处理为语气副词,但是否还含有时间意味,有时难以判断,故这种处理实际并不好操作。

笔者这样的处理,同时参照了“固”。“固”也有追原义,但它不是由时间义引申而来的,即它没有“之前”义、也没有“原本”[+对比]义,它只有“原本”[-对比]义。“固”一般视为语气副词,可是它也可以含有时间意味。比较:

(88) 季孙谋去中军,竖牛曰:“夫子固欲去之。”(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)[“夫子”指竖牛刚去世的父亲叔孙豹。他老人家本来就想去掉中军。]

(89)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,而固与范氏和亲。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)

(90) 擐甲执兵,固即死也。(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)

(88)还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(89)还可以还原为“之前就”(义近“向来、素来”),(90)则像是单纯的语气副词。

2.2.3 小结

以上所谈“本”的演变,可以概括如下:

[名词] → [时间副词, “之前”义] → [时间副词兼关联副词, 追原义, +对比]
 ↓
 [语气副词, 追原义, -对比]

值得注意的是:

一、时间副词义“之前”后来消失了。

二、表追原的“原本”义根据后来的情况与之前有无变化,可分为[+对比]与[-对比]两种用法。^⑩

三、[+对比]都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还是时间副词。它之所以具有了追原义,是因为它暗示上下文还有其他分句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,因而它兼有篇章连接功能,即兼为关联副词。但[-对比]有的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,有的只能还原为“之前就”(近于“向来、素来”义),有的只单纯表示语气,这里统一视为语气副词。

四 “本来”的演变

副词“本来”似始见于南北朝。例如:

(91) 其母本来讷口钝辞,既怀此儿,谈语巧妙,踰倍于常。(元魏·慧觉等译《贤愚经》, 4/441c)

(92) 尊者本来有一狗子,日日于耳,窃为说法。其狗命终,生第六天。(同上, 4/443a)

下例是唐代的例子,表示“事与愿违”:

(93) 本来求解脱,却见受驱驰。(拾得诗《后来出家子》)

以上均为时间副词义“原本”[+对比]。

(94) 汝等本来长夜生死轮转,破坏身体,流血为多。(宋·求那跋陀罗译《杂阿舍经》, 2/240b)

(95) 高祖曰:“国家本来有一事可慨。可慨者何?恒无公言得失。今卿等各尽其心。人君患不能纳群下之谏,为臣患不能尽忠于主。……”(《魏书·刘昶传》)

(96) 往昔一生补处菩萨,所托家者有六十种功德具足,满于彼家。何等六十?彼家本来清净

好种……（隋·闍那崛多译《佛本行集经》，3/679a）

以上为语气副词义“原本”[-对比]，例(94)还有“之前”义，但后两例要理解为“之前就”（近于“向来、素来”义）。

(97) 犹如树木枝叶茎，各各别有色形容。此缘本来无染污，况复无常众生类。（隋·闍那崛多译《佛本行集经》，3/736a）

(98) 身非菩提树，心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？（《坛经》）

以上亦为语气副词义“原本”[-对比]，但时间意味淡化，义近于“从来”。

至于“本来”的形成，笔者颇疑是“从本(以)来”省缩而来。下几例似可见端倪：

(99) 乃从本发意已来，自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成至阿惟三佛者，乃至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者，然后至于法尽……（东汉·支娄迦谶译《道行般若经》，8/438a）

(100) 汝从本已来，颇曾闻此次第灭想因缘不？（后秦·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《长阿含经》，1/110b）

(101) 从本以来，无常有乐，然其痴倒，横生乐想。（齐·求那毗地译《百喻经》，4/550a）

佛经中“从本来、从本以来”多有。

“从本以来、从先以来”这类意思，如果缩略“来”，则可以构成“从先、自先”；如果缩略“本、先”等，则可以构成“从来、自来、由来”；如果缩略介词，则可以构成“本来、先来”等。“从来(不)”还可以进一步省缩为“从(不)”。这么说，并非意味着上举各词都像“本来”一样，其成词过程是由于缩略，但这样说明，有助于把握上举各词意义的关联。

“本来”未见只能理解为时间副词义“之前”的例子。它作时间副词时，都有追原的意味。所以我们推测它演变的顺序是：

[时间副词兼关联副词，追原义，+对比] → [语气副词，追原义，-对比]

这与“本”的演变略有不同。

根据上文的分析，我们来重新审视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对副词“本来”的分析。先看其分析：

1. 原先，先前。比如：

(102) 他们几个本来不是一个单位的。

(103) 这地方本来就低洼，不下雨也积水。

(104) 他本来就不瘦，现在更胖了。

(105) 本来这条路很窄，以后才加宽的。

2. 表示按道理就该这样。出现于两种格式：

a. 本来 + 就 + 动词。动词部分必须用“应该、该、会、能”等助动词，或用“动 + 得(不) …”。比如：

(106) 当天的功课本来就应该当天做完。

(107) 他的病没好，本来就不能去。

(108) 本来当天就写不完，再催还是写不完。

(109) 普通话他本来就说得不错，还用辅导？

b. “本来 + 嚯(嘛)”用于主语前，后面有停顿。比如：

(110) 本来嚯，一个孩子，懂什么呀？

(111) 本来嘛，学习文化就得下工夫。

上面是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的分析。从它给出的两个意义以及对应的例句来看，第一个意义

时间意味明显,第二个意义语气意味更重。

按我们的分类,(105)表示[+对比],是时间副词。(103)(104)表示[-对比],甚至变本加厉,是语气副词。与“本来”[+对比]不同的是,“本来”[-对比]都可以在其后附加表强调的副词“就”。例(106)-(109)也是[-对比]。例(110)(111)“本来嚟(嘛)”即“本来就是嘛”,表示道理本来就是如此、理所当然,显然是“本来”[-对比]的一个惯用语。例(102)句子不完整,既可以用于“他们几个本来不是一个单位的(但现在是一个单位的)”一类情况,属[+对比];也可以用于下面的情况:

甲:他们几个怎么不认识呀?

乙:他们几个**本来(就)**不是一个单位的。

这时是[-对比]。

现代汉语“本来”[+对比]有一个特点,即其所在小句总显得不自足,需要上下文补充。简单地说,现代汉语“本来”[+对比]通常出现于“本来p,后来-p”句式。(偶尔只出现“本来P”,但隐含“后来-p”,后者不言而喻。)换句话说,“本来”[+对比]通常出现于一个表示对比的复句中,因此在语篇上有了连接功能。它既是时间副词,又兼有关联作用。

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给“本来”分出的第二个意义“表示按道理就该这样”,都是[-对比],我们视为语气副词,但是,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对这种用法的概括是不充分的。看下例:

(112) **本来**人和人关系就是这样儿,说说又怎么啦?(王朔《永失我爱》)

上例也“表示按道理就该这样”,可视为一个推断,所以句首可加“按理说”:

(112') 按理说,**本来**人和人关系就是这样儿,说说又怎么啦?

可是这样的例子,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没概括进去,因为动词部分既没有用助动词,也不是“动+得(不)…”。

就语气副词“本来”[-对比]而言,语气副词的用法,当然不只是表示“按道理就该这样”,比如例(103)(104),与时间还有联系,就不能加上“按理说”。下例这样表示对事实的确信、与时间已没有关联的用法,也不“表示按道理就该这样”,因为不能加“按理说”:

(113) “……像是一手绞着手绢一手拿着笔用牙咬着笔杆写出来的。”“(*按理说),**本来**就是女的写的么。”(王朔《我是你爸爸》)

以往研究中,唐为群(2010)其实已经把现代汉语的“本来”分为:一、用来强调某种动作行为或性状的“原先”状况,相当于本文所说的[+对比];二、表示事情或情况始终是如此,常与“就”连用,加强确认的语气,相当于本文所说的[-对比]。但是,唐文在具体的分析上存在着问题,比如把下面的句子归为[+对比]:

(114) 衰成的瘦脸**本来**就有点黑,现在显得更黑了。(巴金《家》)

在我们看来,这类出现于递进复句前一分句的“本来”,最好归入[-对比],因为它后面可以带“就”表确认。另外,该文把下面的例子另分出一类,认为表示按道理就应该这样:

(115) 这本书**本来**昨天就该还给你。

这个意义即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给“本来”分出的第二个意义,按我们的看法,也可以归为[-对比]。不过就例(115)而言,该例其实有歧义:

(a) 甲:这本书你怎么昨天就还给我了?

乙:这本书**本来**昨天就该还给你。

这是[-对比],这时乙的回答也可以是:

乙：这本书本来就该昨天还给你。

但如果是：

(b) 甲：这本书你怎么今天才还给我？

乙：这本书本来就该昨天还给你。但是……

这是 [+ 对比]，这时乙的回答不能是：

乙：*这本书本来就该昨天还给你。

可见，[- 对比]的例子都可以带“就”表确认，但带“就”的并不都是[- 对比]。

4. “本自”“元本”“本元”

这三个词相对较少见，都是表追原的时间副词或语气副词。例如：

(116) 凡人禀性，身本自轻，气本自长，中于风湿，百病伤之，故身重气劣也。服食良药，身气复故，非本气少身重、得药而乃气长身更轻也，禀受之时，本自有之矣。（《论衡·道虚》）

(117) 其在釜下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自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）| 菩提般若之知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即缘心迷，不能自悟。（《坛经》）| 本自圆成，不劳机杼。（《祖堂集》卷三，懒瓚和尚）

例(116)前两个“本自”以及其后的“本”是 [+ 对比]，但第三个“本自”是 [- 对比]。例(117)“本自”是 [- 对比]。

(118) 问君行坐处，元本住何州？（变文，《燕子赋（二）》）

(119) 岷亭留恨为伤杯，未得醒醒看便回。却想醉游如梦见，直疑元本不曾来。（雍陶《寄题岷亭》，《全唐诗》卷518）| 化身、报身及法身，三身元本是一身。（《坛经》）^⑩

上两例分别是 [+ 对比]、[- 对比]。

(120) 一切万法，本元不有。（《坛经》）

上例是 [- 对比]。

五 结语

“本”“本来”的演变顺序分别为：

“本”^⑪：

- ① [时间副词，“之前”义] → ② [时间副词兼关联副词，追原义，+ 对比] → ③ [语气副词，追原义，- 对比]

“本来”^⑫：

- ② [时间副词兼关联副词，追原义，+ 对比] → ③ [语气副词，追原义，- 对比]

“本”的追原义源于时间义“之前”。这个时间义，一方面可以发展为兼有篇章连接作用的 [+ 对比]用法，另一方面，又可以发展为具有人际交流功能的语气副词 [- 对比]。就“本来”而言，其追原义 [+ 对比]自身发展为追原义 [- 对比]。

表追原的 [+ 对比]，都可以还原为“之前”义，实际其理性意义还是“之前”义，为时间副词，只不过是兼带有篇章连接功能，即兼有关联副词的功能，故也可以理解为表追原的“原本”义。所以，“本”“本来”的演变，最核心的，乃是由时间副词义“之前”的引申。

Halliday 和 Hasan (1976: 1.3.4 节)提出语言系统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- 语义成分：概念成分、人际成分、篇章成分。受此启发，Traugott (1982)认为这三大功能 - 语义成分的发展顺序为：

命题义(即 Halliday 和 Hasan 所说的概念义) > (篇章义) > 自我表述义(expressive, 即 Halliday 和 Hasan 所说的人际义, 即主观义)

也就是说：概念义可以发展为篇章连接义，进而发展出自我表述义；概念义也可以直接发展出自我表述义。

不过，本文通过考察“本”“本来”的演变发现：

一、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往往纠缠在一起，比如语气副词“本、本来”[-对比]，实际很多用例仍有时间意味，纯语气的用例少见。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也常纠缠在一起，比如表追原的“本、本来”[+对比]。

二、历时地看这三大功能，“命题义>(篇章义)>自我表述义”只是简化的情形。如果一个词尚未完全虚化，兼有一定的概念功能，以及语篇功能，它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出人际功能，比如“本来”[+对比]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一个词尚未完全主观化(即纯用为人际功能)，兼有一定的概念功能，以及人际功能，那么，它也可能发展出语篇功能，比如仍含有时间义的“本/本来”[-对比]：“本”[-对比]可以出现于类同或递进复句(例 57、58)，下面则是“本来”[-对比]出现于递进复句的例子：

(121) 心本来是错乱了，又添这一个物事在里面，这头讨“中”又不得，那头又讨不得，如何会讨得？(《朱子语类》卷 96，《程子之书二》)

(122) 他气原本来清明，又养得来纯厚，又不曾枉用了心。(同上，卷 100，《邵子之书》)

当然，“本、本来”[-对比]的篇章连接功能仍是语用功能，并不像[+对比]已独立为语法的意义。

附注：

①“元来”后改写作“原来”，一般认为是因为明人避元朝之嫌。

②“追原”借用的是刘淇《助字辨略》的提法。参看该书“初”“始”等词条。

③语用推理的这两条原则，参看 Horn (1984)、沈家煊(2004)。

④现代汉语副词“根本”是一个语气副词，而这几例“本”并不是语气副词，所以我们避免把它们说成是“根本”义。副词“本”在《墨子》中出现的次数相对较多，是一个例外，这里再举数例：

(1) 天下之王公大人，皆欲其国家之富也，人民之众也，刑法之治也。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，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。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，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？(《尚贤下》)

(2) 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尊[一本作“遵”]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慎也。(《天志中》)

(3) 夫一道术学业，仁义也。皆大以治人，小以任官，远用遍施，近以修身，不义不处，非理不行，务兴天下之利，曲直周旋，利则止，此君子之道也。以所闻孔丘之行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。(《非儒下》)

(4) 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。盖本施之国家，施之万民，实所以治国家、利万民之道也。(《明鬼下》)[“尝若”通“当若”，引进话题]

(5) 是以先王之书《周颂》之道之曰：“载来见彼王，虽求厥章。”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，受天子之严教。退而治国，政之所加，莫敢不宾。当此之时，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。(《尚同中》)

上举《墨子》用例，都是“从根本上”的意思，此义在《墨子》中有 11 次。本文所用《墨子》版本为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(中华书局 2006 年第 2 版)。

⑤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：“夫内有死夭之难，而外无成功之名者，大祸也。而祸本生于有福，故曰：‘福兮祸之所伏。’”此例“本”杨伯峻、何乐士(1992：259)已引，当作副词。不过王先谦认为此例“祸本生于有福”应为“祸本于有福”，与上文“福本于有祸”对文。如此则“本”是动词而非副词。

⑥这 8 种材料是：王梵志诗、《坛经》、《神会语录》、《游仙窟》、寒山拾得诗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、《敦煌变文校注》、《祖堂集》。其中有一例“本”不好理解：

到后劫之中，某乙得个自在女人之身，和上后劫之中，本得个孩子之身，共为夫妻。之者得磨？(变文，《不知名

变文(二)》[本文所用变文材料皆据黄征、张涌泉《敦煌变文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7]

唐五代的语料中有“当本”一词,如“当本元无地,花从何处生”(《坛经》)、“当本初婚新妇时,少卿深得君王意”(变文,《李陵变文》),即“当初”义,亦可证“本”有“之前”义。

⑦审稿人提醒笔者:中古汉语类似此例的“定”,也常被理解为“原来”义。笔者也曾注意到。详参汪维辉(1991)“定”字条。

⑧一般认为:情态动词是命题之外的成分。可是汉语中通常所认定的情态动词,其内部比较复杂,句法属性不齐全,并不都是命题外成分。所以这里暂且说:除去情态动词,小句表述的命题与后来的事实不符。

⑨审稿人见告:此例《前汉纪·孝武帝纪》作:“徒见问耳,且犹羞之,况设诈而伐吴乎?由是言之,越曾无一仁矣。”用的正是语气副词“曾”。谨此致谢。

⑩形容词“本”的用法也可以作类似区分。[-对比]如:

(1)时有上足弟子云庆在于高峰之上,望见本师在于寺内,奔走下山,直至大师面前。(变文,《庐山远公话》)

[+对比]如:

(2)后归省侍本师,思欲发悟以报其恩,而俟方便。(《祖堂集》卷十六,古灵和尚)

例(1)师父并未改换过,故是[-对比];例(2)则改换过,故是[+对比]。但形容词的这两种用法似只能视为语用上的区分。

⑪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注引《傅子》:“如论才性,原本精微,鲜能及之。”此例宋本作“原本”,则是名词义本源的意思,非副词“元本”义。

⑫“比、先、初、故、旧”也有同样的演变路线,限于篇幅不能详论。

⑬“元、元来、幸”也有同样的演变路线,限于篇幅不能详论。

参考文献:

董志翘、蔡镜浩 1994《中古虚词语法例释》,长春:吉林教育出版社。

方一新、王云路 1993《中古汉语读本》,长春:吉林教育出版社。

江蓝生、曹广顺 1997《唐五代语言词典》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李明 2014《试谈语用推理及相关问题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第4期。

吕叔湘主编 1999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增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沈家煊 2004《语用原则、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》,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第4期。

唐为群 2010《副词“本来”和“本来”句》,《武汉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
汪维辉 1991《〈汉语大词典〉一、二、三卷读后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
杨伯峻、何乐士 1992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》,北京:语文出版社。

Halliday, M. A. K. and R. Hasan. 1976. *Cohesion in English*. London: Longman.

Horn, L. R. 1984. Toward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: Q-based and R-based implicature. In: Deborah Schiffrin (ed.), *Meaning, Form, and Use in Context: Linguistic Applications*, 11-42. Washington, D.C.: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.

Traugott, E. Closs. 1982. From propositional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: Some semantic - 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. In Winfred P.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(eds.), *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*, 245-271.

Amsterdam: Benjamins.

[作者简介]李明,男,湖北宣恩人,博士,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,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语义和句法研究。邮箱:liming@cass.org.cn。

【责任校对:余月】